



▲韓國民眾冒雨送別大熊貓「福寶」。

國寶外交 (上)

日前，大熊貓「茱萸」和「金喜」落地西班牙馬德里動物園。國家林草局也公布，雄性的「雲川」和雌性的「鑫寶」將前往美國聖迭戈動物園，開啟為期十年的大熊貓國際保護合作之旅。儘管國家林草局表示將為兩隻大熊貓安排經驗豐富的飼養師和獸醫陪同赴美，美方亦正在改造升級大熊貓場館，為大熊貓創造更大、更舒適的生活環境，且動物園還為兩隻大熊貓配備了曾經在中國學習交流大熊貓飼養管理、日常護理及相關科研技術的專業團隊。但這條新聞一經發布，各大境內外社交媒體的評論區就炸了鍋。

「堅決反對！」「大熊貓是國寶，為什麼要送出去給別的國家！」「不理解！去做外交大事，繁衍後代，在中國基地裏頭沒辦法繁衍嗎？」……一部分「熊貓粉」不理智的反對與質疑聲浪頻頻刷屏。

多讀書看報，就會知道在中國漫長的熊貓外交史上，每一隻國寶都是重要的篇章。據日本《皇家年鑒》記載，早在一千多年前，唐朝女皇武則天就將兩隻活體「白熊」（大熊貓）和七十張白熊毛皮送給日本天武天皇，這是大熊貓首次作為「友好使者」出國。一九三八年，大熊貓還遠赴英國經歷了二戰硝煙。

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中國一共給九個國家贈送了二十三隻大熊貓，包括蘇聯、朝鮮、美國、英國、法國、西德、日本、西班牙及墨西哥，包括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促成的赴美大熊貓興興和玲玲。一九八二年以後，出於對瀕危動物保護的考量，中國雖然不再向國外贈送大熊貓，但大熊貓的出國之路並沒有因此終結。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掃墓

四月底一個陰天，和父親一起回老家蘇州掃墓，上次去還是疫前的二〇一九年。曾祖父母、祖父父母葬在蘇州鳳凰山和皇冠山兩處。公墓管理嚴格，紙錢只能在大門外定點燒化，火種不能上山，車不能進大門。皇冠山公墓較「高檔」。門口蓮花池裏有觀音像和錦鯉，旁邊有小小的基督教堂，中西合璧，信仰共存。墓地依山而築，綠樹成蔭。不過山上墓碑層疊，平地上也開發出墓穴，有「人滿為患」之虞。鳳凰山公墓較老舊，門外的路也不太好，狹窄顛簸。年深日久，標識不清，爬了一百八十級台階，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曾祖父母的墓穴。此時雲開日出，陽光燦爛。下山看到河裏白鵝游動，對岸一群白羊走過，旁邊蹦蹦跳跳的還有一隻牧羊犬，一派田園風光。

按照慣例，掃墓完畢和蘇州親戚聚餐吃飯。這次去了個私房菜館，老式蘇幫菜做得口味不俗。除了名聞遐邇的松鼠鱖魚、清炒蝦仁、醬汁肉，還有父親小時吃過的「白什盤」（即葷什錦，加蹄筋、春筍、木耳等），「五件子」（一隻鴨，一塊風肉，一隻豬肚，一隻雞和鴿蛋燉煮五、六個小時，似乎是「佛跳牆」的理念）。這次還吃到了「扁蒲」，就是瓠瓜或蒲瓜，和西葫蘆類似，但口感更柔嫩。蘇州做法是扁蒲切片，和小蝦乾「開陽」同煮，也可將扁蒲中間掏空塞肉。

祖父在世時，父親和他的弟、妹一年聚餐兩次，小年夜和掃墓時，如今只剩掃墓一次了。慎終追遠之外，親人團聚可能才是掃墓的終極要義。我們這一代四海為家，掃墓的禮俗日後恐怕難以為繼，唯願親情長留心間。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東坡先生很「忙」

最近，東坡先生很「忙」。一來忙趕場，常被出生地、工作地請去串場，據說還在打造「初戀地」文化景觀。北京的書市請來了「蘇東坡」和粉絲合影。二來忙登台，半個月裏，我就看了兩部東坡題材話劇，分別是中國國家話劇院的《蘇堤春曉》和四川人民藝術劇院的《蘇母》。前者講述東坡一生，後者講述其母的故事，兼及東坡青少年時代。其他新出版或再版的東坡詩文、傳記，以及各類文創、短視頻不可勝數。東坡的「忙」，折射出文化思潮

的時代嬗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也有一個時代的趣味。我們國家歷史悠久，可歌可寫的人物極多。時代的舞台徵用哪位歷史人物當主演，取決於時代的情緒。今天的中國人希望日子過得有滋味、不「內卷」。而東坡有才情，重感情，職場起伏淡然處之，境遇變化不改其志，正好給「人生值得」打了個樣。

往大了說，蘇東坡兼顧寄情山水和心繫民生，有官可當時，勤政為民；烏紗帽被擱掉後，快意江湖，託志於詩文書畫，這正是儒家的理想人

格，也是傳統文人在窮達進退之間調劑身心的法寶，又符合當代人對「高端人士」的想像。往小了說，東坡好美食、懂藝術，平常到有些拮据的日子到了他手下，頓時點石為金，光華熠熠。當地人不吃的豬肉，經他烹製，成了美味的東坡肉。留給我們精彩詩篇的古人不少，留給我們精彩食譜的古人不多，既留下詩篇又留下食譜的更是鳳毛麟角。

在詩人裏，蘇東坡有李白的飄逸，但更接地氣；有杜甫的深沉，又多了一點灑脫。「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他的悼亡詩用情如此深沉；「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他對孩子的祝願全是大白話，卻道出了一切苦於被動「雞娃」父母的心聲。對於這麼可愛的一位古人，我們怎能不心嚮往之，希望他忙碌在當下的生活中呢？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像小鳥一樣小步行走

南朝宋時期的文人鮑照，才高意廣，但鬱鬱不得志，他在《擬行路難》詩十八首之六，寫道：「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

這幾句詩描寫鮑照一想到時光易逝卻未有作為，即使美食當前也難以下嚥，激憤的他拔出長劍，對着柱子揮舞，不斷發出短嘆長吁，感嘆有志氣的男兒活在世上能有多長時間呢？怎麼可以像小鳥一樣小步行走、垂翼不飛？

每當在作決定的關鍵時刻，猶豫不決，甚至想打退堂鼓的時候，我總

是想起鮑照的這幾句詩。猶豫不決，有時來自於不敢冒險的膽怯，而人生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冒險。

第一次學會踏單車是冒險；在青春時期找伴侶是冒險；工作上的零和遊戲是冒險；旅遊時吃路邊小店的食物也是冒險；就連信仰上帝與否一事，哲學家帕斯卡也說是一場冒險，只是這場冒險的賭博相當划算，「贏了就會得到一切，輸了也沒什麼損失」。

帕斯卡的論證是有爭議的，暫且不談，只是他提示了一個念頭：我們不是全知，不知道未來也不知道主

宰，於是時必須放手一博。但，放手一博的決定，也是有些要注意的地方，以免人生的冒險淪為一場巨大的病態賭博。

舉例，我們應該避免「賭徒謬誤」，即誤以為先前不相關的決定會影響未來。所謂賭徒謬誤，皆因有些賭徒會覺得連續擲硬幣出現了三次正面，便會覺得下一次是反面；又或會覺得連續出現的正面，將會繼續下去，直至出現第一個反面，它又會繼續出現反面下去……

總之，賭徒謬誤的偽原則五花八門，貌似有理，實則為非理性的感

覺，漠視了每一次擲幣都是一半一半的機率，忽視了這一場冒險的真實風險。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事，則回到鮑照的詩句「安能蹀躞垂羽翼？」其實，如果知道自己仍然是羽翼未豐的小鳥，那麼小步行走、垂翼不飛，實在不是什麼壞事。量力而為，也是一種準備冒險前的學問。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塗改帶

使小心翼翼，但總有不小心打錯字的時候。當年的打字機沒有改錯功能，倘若信函有錯字，秘書便要重新再打一遍。後來，市場上出現了新產品——塗改液，那是小號裝的白色奶油狀液體，塗在紙上便可覆蓋原有字樣，並可重新在上面印字或書寫。塗改液最初面世之時，令文職人員感到十分方便。然而，被塗改之處必定會留下痕跡，有些追求完美的老闆不易接受，這時候秘書仍要將整封信重新打字。

再往後，市場上出現了另一款新

產品——塗改帶。一支小巧文儀器材，內裏裝置彈簧機械及軸心白膠帶，只要在紙張上輕輕一抹，白膠帶便會貼服地蓋在塗改處，雖有痕跡，但不顯眼。

多年前，我認識一位業餘編劇家，那時電子產品仍未通行，他愛隨身帶着三件「寶物」：原稿紙、原子筆、塗改帶。每當靈感所至，他在任何地方都會停下來書寫劇本。思潮湧現，他會把腦海想到的都寫出來，若有不滿之處，便用塗改帶隨即抹上，再寫上新句。我看過他的手稿，滿頁

都是塗改帶痕跡，但他卻樂此不疲，熱愛創作。

「你為何買那麼多塗改帶？」最近太太買了一整袋塗改帶回家，少說幾十件。「多買才有折扣嘛……兒子做功課時需要經常修改。」太太如是說。我想：錯而能改，善莫大焉；另一方面，三思而行，才是正道。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集大成的中華文化節



等，那更是史無前例。

在二十多個表演藝術節目當中（不包括電影），純音樂節目有六個，其中兩個由內地旗艦級的國寶藝團擔綱演出。

首先是蜚聲國際的山西絳州鼓樂藝術團，七月二十一日在沙田大會堂

只演一場。中國文藝志願者協會香港會員分會主席余昭科特別向筆者提及這場演出，當然是必聽之選。

另一場也屬必聽的，是上海民族樂團八月五、六日的《海上生民樂》，演出包括《卧虎藏龍》、《墨戲》、《蜂飛》等多部現代經典。最為吸引的，是執棒演出的指揮大師湯沐海（見附圖）。

作為指揮巨擘卡拉揚唯一華人入室弟子，湯沐海在香港廣結樂緣。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多次指揮香港管弦樂團，包括在紅磡體育館指揮《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黃河大合唱》

等，瘋魔萬千樂迷。

更有意思的是，一九九三年由周文中、彭修文等擔任名譽顧問的「中國音樂節」，請來各大音樂名家來港演出，其中正是湯沐海領導從北京來港的中央樂團，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兩場名為「樂韻飄揚貫古今」音樂會，曲目包括黃自到譚盾的經典管弦作品。今夏大師重臨香江，期待藝術盛宴。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旅遊新趨勢

「五一」假期，年輕人旅遊又現新趨勢。不同於去年興起的「一天玩遍一座城」、恨不得「五天登五嶽」的「特種兵式旅遊」，以及能夠迅速打卡顯示「來過」痕跡的「蓋章式旅遊」，今年遠離人潮、不趕時間的「反向旅遊」、「躺平式旅遊」和「中醫藥健康旅遊」成為年輕人新寵。

每逢節假日，熱門景點常常人擠人，濟南變「擠南」，西湖斷橋變「人橋」，紹興魯迅故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短短的一段路彷彿能擠着走上一個世紀。相比之下，非主流目的地化的「反向旅遊」成為許多年輕人的選擇，他們避開擁擠的人群密集景點，尋找遊人較少的小眾旅遊點參觀。比如到了江西南昌，與其去滕王閣扎堆打卡，他們願意錯峰逛一逛豫章故郡的謝埠老街；來到四川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聞名遐邇，普通的街頭亦值得走一走。

今天，輕鬆與享受是年輕人對旅遊考慮的重點。「青春沒有售價，硬座直達拉薩」的旅遊口號點燃過許多年輕人心中的激情，現在「躺平式旅遊」更強調給旅行做減法，不賦予旅行太多意義，不需要打雞血般的熱情，也不需要充足的準備和詳細的攻略。對於年輕人，平時的工作已經夠「卷」，他們認為在忙碌的生活裏喘口氣感受歲月靜好，才是旅行的真諦。

此外，「醫旅」結合也成為年輕人出遊新風尚。這個「五一」假期，一位IT工程師在揚州不僅看了瘦西湖美景，經過揚州中醫師的推拿和按摩，他還趁機調理了一下肩頸。望聞問切，把脈診疾，推拿針灸，艾灸泡腳，傳統中醫藥與旅遊相結合吸引不少青年遊客。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西南聯大求學日記》

講國文的教授是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講英文的是錢鍾書，講哲學的是馮友蘭，講歷史的是陳寅恪，隨便一位都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宗師」。一邊閱讀許淵沖先生的《西南聯大求學日記》，一邊感嘆「這是什麼神仙陣容」。

正在讀的《西南聯大求學日記》是許先生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三年間，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求學期間寫的日記。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年輕的許先生被清華、北大、南開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所錄取，離開江西南昌的家前往昆明讀書。一篇篇日記，記錄了他上課、考試、讀書、思考的點點滴滴。

目前我才看到大一下學期的日記，算下來是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事情，當時的許先生也才剛滿十八歲，日記中自然也充滿了屬於年輕人的趣味：比如大一下學期的英文考試公布了成績，許先生拿了七十九分，位列全組第二，第一名是

大名鼎鼎的理學院狀元楊振寧，只比他高一分，許先生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但在日記中很快就自我檢討了，說英文考試規定時間是兩個小時，他自己字斟句酌用滿了兩個小時，而楊振寧居然只用了一個小時就交卷了，再加上他自己是外文系的學生，人家楊振寧是物理系，這樣「實際差距就不只一分」了。日記中有喜悅、有自省，而我則在感嘆許先生的同學居然是之後的諾貝爾獎得主。下一次英文考試，許先生得了八十五分，「這是我在中學英文考試中從來沒有得到過的高分」，許先生正在高興，結果一看楊振寧的考卷，成績卻是九十五分。許先生寫「但我不和他比，只和過去的自己比」。好可愛的許先生。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